大明宣宗章皇帝寶訓目錄終

大明宣宗章皇帝寶訓卷之一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　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徹昌

敬天

○宣德元年正月甲辰以大祀
天地
上致齋武英殿命禮部太常習禮殿上
上觀之既諭尚書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曰祭享之禮
莫嚴於此朕承大統躬祀

天地為天下蒼生祈福不敢不敬卿等亦宜秉誠相朕庶
幾感通之道義等皆叩首而退
○三月乙巳漷縣民充郊壇户者有司責令養官牛又俾
充遞運夫民訴于朝
上謂侍臣曰國家重祭祀而郊祀最重舊制郊壇户悉免
他役者慮其不能專有司不知所重不恤民難可責也
姑宥之遂命行在禮部申明郊壇户免雜役之令
○九月庚戌行在太常寺奏
天地壇每歲皆自十月撥軍掃除今已及時
上曰
祖宗敬事
天地故立法如此朕念謹守成憲卿等亦當恭體此心躬
親臨視務令潔淨
○宣德八年正月丙寅
車駕詣
郊壇自
祖宗以來皆朝百官後乃行至是
上先日諭禮官明旦早行不視朝既至南郊躬詣神廚凡
諸祭物一一閱視召太常寺官諭之曰祭物固應精潔
典祭之官皆以虔誠為本宜秉寅清以率百執事毋毫
無慢庶幾神明有歆享之道晚御齋宮旗手衛奏請暮
夜如故事放烟火不從顧謂侍臣曰朕早來不視朝之

故蓋一心對越無暇他及今又暇觀烟火乎是晚陰雲
四合至夕雨雪行禮之際雲飲風靜星月朗霽天氣融
和助祭執事咸中禮度
上大悅
聖孝
○洪熙元年六月丙寅禮部尚書呂震奏
大行皇帝喪禮請依遺詔二十七日而除自七月初一日
為始
上服淺淡色衣於奉天門視事
上曰固是遺詔然朕心何能忍古人云雖加一日愈於已
初一日仍素服坐西角門不鳴鐘鼓待漏百日再議

○八月甲申遣鄭王瞻埈還南京謁
孝陵
上謂之曰
太祖高皇帝開創鴻業以遺子孫陵寢所在如何能忘今
即位之初政務所係不遑躬謁汝其代行其灑掃有弗
虔封樹有弗勤周衛有弗備皆嚴飭之必恭必慎以稱
予意
○九月壬寅葬
獻陵先是
仁宗皇帝賓天
上命有司擇葬地得吉兆於天壽山之陽召尚書蹇義夏

原吉等諭之曰國家以四海之富葬其親豈惜勞費然
古之聖帝明王皆從儉制凡孝子思保其親之體魄於
永久者亦不欲厚葬秦漢厚葬之患足為明戒況
皇考遺詔務從儉約天下所共知今建山陵予以為宜遵
先志卿等之意如何義等對曰
聖見高遠發於孝誠萬世之利於是命成山侯王通工部
尚書黃福總其事其制度皆
上所規畫三月告成至是葬其山周正圓厚岡巒拱揖川
源逶迤與
長陵相比云
○宣德元年二月乙酉初

上謂侍臣曰朕自幼鍾愛於
皇祖未嘗一日不侍左右弘謨偉畧隨事訓教
皇祖妣洞歷艱難弼成國家撫育朕躬慈愛備至我
皇考德紹
先烈仁覆蒼生不期年而遽上賓劬勞之慟終身先
山陵在望霜露之感尤切將以清明日展謁至是
車駕啟行丙戌
車駕至
天壽山
上遥望
二陵松栢欝茂因嗚咽流涕詣

陵行謁祭禮不勝哀慟左右亦皆感泣
○五月乙巳
仁宗皇帝小祥
上躬祀凡筵出御奉天門謂侍臣曰
皇考聖仁愛民如子万為國家培固基本以遺子孫而遽
上賓傳之於朕今及小祥豈勝哀感因嗚咽流涕
○宣德三年二月丁卯
上奉
皇太后遊西苑自
上即大位尊事
皇太后極其孝敬每旦暮謁西宮朝謁愉色奉承惟恐弗
及
皇太后慈仁隆至每見
上則忻然從容詢及政事及所平決
上敷陳明達
皇太后喜動顏色凡軍國大政必禀命而行四方貢獻雖
瓜果之物必先以奉
皇太后
皇太后或時召
上雖有急務必促駕而往至是恭請
皇太后遊西苑皇后皇妃皆侍行
上親旅

皇太后輿登萬壽山奉觴上壽獻詩頌
聖德
皇太后悅酌酒賜
上且諭曰今天下無事吾母子得同此樂皆
天與
祖宗之賜也天下百姓皆
天與
祖宗之赤子為人君但在保安百姓使不至於飢寒則吾
母子斯樂可永遠矣
上拜稽首曰謹受教是日甚樂將晚
上及皇后皇妃送
皇太后還宮
○九月癸亥
上巡邊大敗虜寇駐蹕鐵將軍店遣諸將索虜巢穴未至
以孟冬廟享之期不遠應早旋師群臣有言宜少俟諸
將廟享之期如迫請勅一親王代行禮
上曰事
祖宗與待將士孰重孔子言吾不與祭如不祭必不可待
有如諸將更五日未至亦可俟耶必以明日班師
○宣德五年二月庚辰
萬壽聖節
上詣

奉先殿行禮
皇太后前上壽畢出御正朝受賀諭文武群臣曰朕初度
之旦上念劬勞大德之切於心幸侍
聖母皇太后洪福萬年每當茲晨奉觴拜慶伸婉愉之誠
致天倫之樂必在從容以愜所志爾文武群臣應宴者
悉於光祿寺給宴物自今悉准此例
○癸巳
上以清明節近召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
等諭之曰
皇太后聖心篤念
祖宗朝夕弗寘每諭朕曰
祖宗之鴻業惟勤負荷
祖宗之成憲惟敬遵承朕不敢怠忽昔漢明帝奉太后謁
陵著於史冊今朕將奉
皇太后謁
長陵
獻陵庶少慰
聖心禮歟義等對曰
皇太后聖孝
陛下敬承之天理人心之正也
上以聞於
皇太后

皇太后曰是吾心也遂命欽天監擇日勅五軍嚴備有司
供具越二日
上躬櫜鞬騎導
皇太后輦至清河橋下騎扶輦既渡橋
上復乘騎時畿甸之民迎拜夾道瞻望感悅山呼之聲震
動林野是日
駐驆沙河
上侍
皇太后膳退召義士奇等諭之曰
母后天性至孝今日朕隨侍於道中指
天壽山言此下即
二陵所在
母后望之感愴今日天氣清和人心歡悅亦是
母后誠孝所感義等對曰
太后聖孝
陛下奉承之足以感格天人既而
上惻然曰朕昔侍
皇祖往來兩京每令朕過農家問其疾苦蓋欲知稼穡之
艱難自嗣位以來凡昔
皇祖教詔之言未嘗敢忘今出都門望村落居民及基田
作追思往事愴戚之情自不能抑義等對曰
陛下聖孝久而不忘

祖宗在天之靈應當永佑丙申
車駕至陵下
上易淺淡服先詣謁
陵畢徘徊陵下召學士楊士奇楊榮等曰
皇祖嘗言古帝王陵寢有崇奢麗及藏寶玉者皆無遠慮
吾子孫宜戒之不可蹈也此語朕恒記憶不忘今所建
寢殿皆
皇祖當時規畫不敢有增益又曰
皇考遺詔山陵務從儉約蓋平日仁民愛物之心不忘於
彌留之際朕不敢違越士奇等對曰
陛下欽承
先訓此聖孝之大者
○宣德六年二月乙巳召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楊榮尚
書胡濙至文華後殿諭之曰昨日恭侍
太后進壽觴
太后甚懽朕及暮還宮不覺亦醉既覺而思仰荷
上天眷祐
祖宗慶澤
聖母之訓教今田穀屢豐天下粗安得朝夕侍奉
聖慈遂天倫之樂可謂幸矣又念國事賴卿等旦夕同心
協慮遂出御製詩賜義等并賜特宴云
○十一月壬戌朔以御製述祖德詩賜少傅楊士奇等諭

之曰朕念我
仁祖積德累善篤生
太祖皇帝維天立極創業垂統
太宗皇帝汛掃姦回再安
宗社我
皇考仁宗恢弘治化增高累厚以固鴻業朕承大位夙夜
不忘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
撰述成詩揭之座上朝夕觀覽勉圖繼述庶幾永保天
命今以刻石特賜卿等摹本卿等亦當思我
祖宗開創之難守成之不易盡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與
享榮利士奇等稽首受賜

聖學

○宣德二年三月己酉
上御文華殿翰林儒臣講孟子離婁章畢
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
之伯夷扣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講臣對曰太公以救
民為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為重
上曰然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為天下
生民計也
○宣德三年二月癸酉
上退朝御文華殿翰林儒臣講舜典竟
上曰觀二典三謨則知萬世君臣為治之道不出乎此曆

象日月星辰以閏月定四時天道以明平治水土奠高山大川分別九州任土作貢地道以成克明峻德以至協和萬邦人道以建九官十二牧所掌禮樂刑政及養民之道後世建官繁簡雖不同大要不出乎此當時君臣都俞吁咈更相告戒用圖治功氣象藹然何後世之不能及也講臣對曰明良相逢故其治化之盛如此

上曰是蓋天生聖人為後世法程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使人知有堯舜誠所謂萬世帝王之師也

○十月庚寅翰林儒臣進講春秋竟

上曰聖人匡世之功憂世之心備見此書當時先王禮樂法度自隳廢亂臣賊子接迹而起有此書而後天下皆知尊周又曰孔子作此書以尊周為本孟子乃以王天下勸齊梁之君何也侍臣對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孟子之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矣

上曰聖賢之心無非為天下生民之計孟子時不有王者興何以解生民之塗炭遂賜講臣坐命左右賜菓茗

○宣德四年四月甲申

上退朝御便殿與儒臣論史因問漢唐諸君在位孰久對曰漢之武帝唐之玄宗皆在位久

上曰漢武好大喜功海內費耗末年能懲前過玄宗初政有貞觀之風久而怠慢疎忠任邪遂致禍亂竄身失國武帝猶為彼善於此又曰善心生則明慾心生則闇武

帝以田千秋為賢玄宗以李林甫為賢此亂治所由異也

○宣德八年四月丁亥

上御奉天門視朝罷顧謂少傅楊士奇楊榮曰朕在宮中無事時偶有真趣則賦一詩自適不然則取書籍玩味亦得胸次開豁故所在皆置書籍及楮筆之類今修葺廣寒清暑二殿及西瓊島欲於各處皆置書籍卿二人可於館閣中擇能書者數十人取五經四書及說苑之類每書各錄數本分貯其中以備覽閱

○七月戊寅

上與侍臣論漢高帝唐太宗皆開創之主侍臣有盛稱太宗英武過高帝者

上曰太宗才勝高帝義勝高帝不事詩書而大義瞭然太宗文雅足稱而大義未明

○宣德九年十二月辛酉

上退朝御文華後殿召少傅楊士奇等出御書洪範篇及御製序文示之且諭之曰所論或未當卿等宜直言勿隱士奇等對曰

聖論皆當真得古人精蘊

上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士奇等曰帝王勤學問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願

陛下始終此心

上笑曰卿等亦常須直言朕不為忤

英武

○宣德元年八月壬戌朔漢王高煦反

上親征之命太師英國公張輔曰今朕親督師一切機務卿其相朕輔對曰高煦徒懷不臣之心而素怯懦且今所擁悉非能戰之人願假臣二萬卒保為

陛下擒之不足仰煩

至尊

上曰朕任卿一人足以擒賊但新即位小人尚有懷二心者亦當有以懾服之朕行決矣分遣諸將嚴各城守備中外戒嚴下令京城搜索高煦所遣奸細許自首免罪給賞勑各處守帥以兵從征庚辰

車駕至盜山陽武侯薛祿等馳奏前軍已至樂安城下高煦約以明日出戰

上令大軍蓐食兼行尚書蹇義夏原吉大學士楊士奇楊榮等進曰軍臨敵境尤宜慎重古云師行日三十里況萬乘親征兼行非所宜也英國公張輔安遠侯柳升等亦進曰前軍已至樂安彼知大軍在後或設伏林莽間伺我不虞況百里趨利兵法所忌請少駐兵廣哨望高後進

上曰兵貴神速我師直抵其城下則彼為阱中虎耳雖有爪牙將安施乎況彼以反為名烏合之衆人懷疑貳聞大軍至兇兇為計不暇又豈能設伏禦我乎卿等無過

慮也遂行辛巳昧爽抵樂安城下壬午高煦就擒

○宣德三年九月辛亥

上巡邊至石門驛喜峰口守將遣人馳奏兀良哈之寇萬衆侵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

上覽奏曰天遣此寇投死耳召諸將諭之曰孽虜無能為也今須擒之不可縱也然此出喜峰口路陿且險單騎可行若大軍並進慮緩事機先以鐵騎三千進出其不意禽之必矣或言三千未必足用

上曰兵在精與和不在多三千精兵足辦擒賊遂決策親征乙卯

車駕出喜峰口明日昧爽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我軍以為戍邊之兵即悉衆戰

上命分鐵騎為兩翼夾攻之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飛矢如雨射虜虜不能勝繼而神機銃疊發虜人馬死者大半饋悉潰走大獲其生口駝馬牛羊輜重

謙德

○宣德三年九月庚午

上巡邊還至三河縣在京諸王及文武衙門各遣官進平胡表至

上覽表竟以示近臣曰稱道過矣朕於虜寇初不過嚴備之耳豈有意誅剿之而虜不悛其惡朕安得坐視民患而不救至於誅之擒之皆

天與
祖宗之祐將士之用命朕何與力焉
○十月辛巳直隸常州府進秈米且言今歲雨暘順調田
穀茂盛
上謂尚書胡濙曰今年各處多奏水災深慮百姓艱食常
州獨言豐熟頗慰朕心濙對曰
陛下愛民常願豐稔聖心所欲天必從之
上曰天果從之豈有他處水潦之患亦是為善未至不能
格天也自今朕與卿等更當勉之
○宣德四年二月己丑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獻騶虞
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等請上表賀
御批答曰祗敬
祖宗恭養
聖母皆職分當然何德之有感瑞之云良增慚愧朕夙夜
祗念
祖宗付託之重懼弗勝負荷惟賴爾文武群臣同心同德
贊輔不逮溢美虛詞非所樂聞其止勿賀
○宣德五年七月戊申四川茂州守臣進瑞麥有一莖三
穗五穗者時
太廟之側產嘉禾有一莖四五穗至六七穗者禮部臣請
表賀
上曰瑞麥嘉禾固是豐年之慶但朕以菲德居位且比來

四方屢奏水旱可言賀耶然產於
太廟側實
天與
祖宗神靈之所敷佑昔周人貽我牟來之詩必歸於先公
之德
上帝之命朕何德以致此其勿賀
○閏十二月戊戌行在欽天監奏含譽星見群臣上表稱
賀賀畢
上諭群臣曰表辭稱道過實朕甚愧之今海內粗安皆由
天地
宗廟垂祐

聖母皇太后訓教及群臣匡輔所致朕何德也書曰儆戒
無虞詩曰夙夜敬止朕及卿等相與飭勵罔有怠心庶
幾共保福祿於永遠
○宣德七年八月辛丑陝西永壽等縣獻嘉禾有同本三
莖或五莖莖十數穗穗一尺有餘者有同本十九莖或
二十莖莖十餘穗又多至數十穗者又有一莖五岐六
岐或一節一岐者
上覽之謂群臣曰諸物不足為瑞穀以養民今蕃異如此
可以為瑞是日又有獻嘉瓜者尚書胡濙言瓜連理而
生有瓜瓞綿遠之兆二者皆禎祥請奉表賀
上不許曰嘉禾瑞瓜雖年豐物阜之應皆

天地
宗廟之所垂祐朕何德以致之夙夜内省有歉多矣其止
勿賀
節儉
○洪熙元年八月庚午行在工部奏内府供用紵絲紗羅
計九千匹請下蘇杭等府織
上曰供應之物雖不可缺然當念民力今百姓艱難可減
半造又諭尚書吳中等曰昔魏徵告唐太宗每以恤民
為言卿等其體此意
○十月壬子行在工部奏製造御用膳亭及器皿所用物
料不足請買於民間

上曰漢文服御帷帳無文繡史稱其恭儉愛民朕方慕之
以儉約率下所造服食器用當從朴素不須華靡所用
物料就庫藏中給用不必買於民
○宣德元年二月庚辰司苑局言種蔬上供當用蒭稭三
千束蘆蓆蒲五千餘束例於順天府取給
上曰内用蔬菜幾何而取於民如此可三分減二顧謂侍
臣曰大禹惡衣菲食惟恐奉養之過勞民費財朕安可
以園蔬重勞費百姓
○宣德二年八月壬申行在户部奏光禄寺明年所用廚
料請如例買之民間
上曰光禄供祭祀賓客之費固不可缺然與其多取于民

莫若儉以足用卿等宜斟酌樽節不可過中

○宣德三年四月辛酉行在户部奏内府供用庫歲用香蠟銀硃等物凡三萬餘斤當下郡縣支官錢買辦

上曰所買太多所用太侈其會計可省者省之且聞買物支官錢近時為有司尅減屢有告訐者必令從公毋蹈前弊

寬仁

○洪熙元年十月乙巳陝西行都司土官都指揮同知李英至京進所獲安定番童一十五人

上謂兵部臣曰番人作過不得已征之得其首惡足矣童子何罪即遣還本土無父母可依者付各衛令善養之

○宣德元年八月

上親征樂安州癸未

駐蹕城南

上諭户部尚書夏原吉曰今高煦就擒與之同謀者數人罪不可赦其餘軍民被脅從者一切不問其榜諭安業勿有疑畏仍命陽武侯薛祿兵部尚書張本及御史給事中等官撫安軍民

上諭之曰今罪人已得除同謀首惡外其餘一切不問民有兵器者令送官免罪

○宣德七年三月乙酉廣西總兵官都督山雲奏斬獲廣西桂平等縣蠻寇覃公專等首級之數

上顧尚書許廓曰蠻夷害我良民譬之蟊賊害稼不可不去然殺之過多亦所不忍廓對曰兵以誅有罪彼皆自取滅亡非朝廷有意殺之

上曰天地以生物為心今雖殺賊官軍亦豈得無損朕之意但欲兩全之庶幾不愧天也

○六月甲午

上諭三法司官曰今天氣炎熱見繫罪囚宜速決遣輕罪有例者皆如例情重者具實奏聞復命法司凡強盜病死獄中但驗實勿斬首先是強盜死者例悉斬首至是

上憫之以強盜罪惡當斬戮死人則太過故罷之

明斷

○洪熙元年夏

上奉

命往南京

仁宗皇帝不豫馳書召

上即日就道時南京頗傳言

仁宗上賓臣下未敢以聞但言茲正戒嚴之時宜整兵衛而後行或勸

上從間道行

上曰

君父在上天下歸心豈有他虞且予始至遽還非衆所測況

君父召豈可稍遲遂由驛道還北京

○六月壬寅

上自南京還京城以

仁宗皇帝上賓戒嚴已久

上至之明日召英國公張輔諭之曰山陵之期尚遠今天氣炎熱戒嚴甚久將士煩勞其悉撤之輔等對曰

殿下未正大位軍衛未可撤

上曰天下神器非智力所能得況

祖宗有成命孰敢萌邪心遂即日解嚴

○宣德元年三月己亥行在戶部言駙馬都尉宋瑛奏求白河邊廢地牧馬其中間有民田四十七頃

上曰人與馬孰重此輩生長富貴恃恩恣肆豈知輕重須遣人覆勘如果皆是廢地與之但有民田勿與

○宣德元年八月癸酉

駐蹕永河鋪顧謂侍臣曰朕待諸王皆厚至如漢王以其

皇考至親待之尤厚何為而反邪侍臣對曰彼蓄反心非一日非恩德所能馴者

上曰試與卿等商之彼計今將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以為巢穴或曰彼往時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

上曰以朕計之不然濟南雖近攻之未易下況大將軍至彼何暇攻城彼所集土民及護衛軍父母妻子皆在樂安肯棄之走南京乎且高煦臨事狐疑不決外為誇詐

中心實怯今敢猖狂為此一則輕朕年少且新立衆心未附二則料朕不能親出必遣將來討彼得以危言厚利誘之以僥倖成事今朕親征其新聚之衆已膽落又敢出戰乎況天下無事無故弄兵以毒生靈天地

祖宗豈容之大軍一至即成擒矣

○宣德四年三月壬子行在都察院奏山海衛指揮趙忠領軍備禦開平欽軍財行賂求回原籍而私有其半事發當降用今所領軍以忠能恤下告乞復其職

上曰彼能恤下曷為科歛而私有其半此必以賄求之朝廷賞罰至公有罪不懲何以令衆小人敢以私情撓公法邪不聽

○四月戊戌

上御奉天門謂行在兵部尚書張本等曰昨會寧伯李英言西寧衛舊選隨駕官軍五百人請於內撥五十人赴京隨從滿歲而更朕思所選五百人蓋是

太宗皇帝征沙漠時所用今京師侍衛自有親軍何必外求其意蓋欲自隨非為國家計也舊制在京公侯伯皆無官軍隨從之例豈可以變

祖宗之法英言不可聽

○九月壬戌遼東總兵官都督巫凱以哥吉河衛指揮充能哥等入境剽掠送京師法司訊之充能哥等云初入

境求貿易耳實非剽掠
上曰此或實情剽掠則當有兵器命釋之
○十二月己卯臨洮衛指揮李敬千戶王瑀嘗與臨洮府
椎官許疊同捕強賊敬瑀畏賊退縮解鎧甲腰刀付民
丁赴鬬民丁奮鬬直前皆有擒獲疊嘗奏之敬等聞之
懼得罪遂誣府官受賕事
上命陝西按察司逮問且諭都察院臣曰其令按察司必
明虛實不可枉人已而語侍臣曰此必指揮誣府官忿
府官前所奏也武臣國之爪牙一有調發當奮不顧身
今遇小寇輒畏縮設遇大敵豈能奮勇成功乎
○宣德五年四月戊寅初監察御史李驥巡通州倉遇軍
斗高祥等盜粮執而鞫之祥父妾告祥同張貴等盜粮
驥受貴等白金縱之不問而獨問祥行在刑部論驥絞
罪驥上章訴寃
上曰御史既擒盜豈有受賕之理若其受賕即此事泯滅
不發安肯尚存事端命尚書侍郎都御史等官同訊之
驥實寃但應奏不奏當杖
上曰既實寃併免杖令復職因諭刑部侍郎施禮等曰人
命至重爾等論刑何為不詳慎驥不自言幾於寃死後
將何以使之禮等頓首謝
○五月戊辰豹坊勇士奏與民分居
上曰勇士在京師皆十餘年安得今尚無居此必民居寬

好欲舍而就彼民艱難作一居爾徒欲得之民何罪爾
何功錦衣衛指揮王節奏此人今有居在城中
上怒命杖之一百以百斤枷號令警衆
○宣德六年二月己未上元縣人王拜住年十四為陳氏
養子其父死生母貧行乞於途拜住遇之哀哭不告養
母以情訴於官乞歸養生母養母聞之訟其詈已刑部
論拜住死罪
上曰彼年十四依陳氏養母之恩豈能踰生母遇生母行
乞而不動心是禽獸也今歸養生母但失於不告養母
耳可杖之二母皆令終養
○六月庚子先是直隸定興縣民王林子鎖定輸草虛買
實收事覺行在刑部四川司鞫沿林當斬以贖得贖大
理寺審允以奏
上曰贖者能輸草乎更詳審之勿使無辜受枉姦慝倖免
遂下刑部再問林贖實鎖定冒父名代輸用白金綺賂
收草千戶張敬虛收至是覆奏
上以刑部大理寺堂上官治獄不謹姑宥其罪而罰刑部
四川司并大理寺左寺官俸三月
○九月丁卯浙江都指揮許亨言海寧等衛軍告本管官
人命等事牽連至百餘人及追逮鞫問而原告皆逃被
告淹滯年久者多
上諭右都御史顧佐等曰此不難知蓋小人始造誣詞及

當質對恐露實情則必反坐故逃匿不與之辨意使困滯以快其私此小人之尤者其令放遣被告各還職役而嚴督追捕俟捕至與別白是非苟有誣罔不可輕恕

○宣德八年正月甲戌常州府知府莫愚朝覲至京有府吏告愚受賕等事愚亦言此吏嘗盜用府印及犯他罪論徒而逃所告臣事皆誣請與質對

上諭行在刑部臣曰朕選用郡守責其除姦可使為姦人反噬即杖吏一百發赤城充軍令愚復任

○宣德九年八月戊申遼東都指揮黃順王祥張榮等五人赴任至薊州分宿民家榮酒醉自刎死榮弟永等報順順與祥等疑其事擒永遣人械送行在刑部鞫治永

永憾順擒已遂誣順殺榮逮順至論謀殺重罪順妻訴寃枉法司久未決

上曰順何有惡於榮且何所圖之遣御史張聰詣薊州榮等止宿處復實其所舍之家皆言榮畏往遼東守邊坐卧口語不已晚因醉遂自刎實非殺死聰還奏

上曰朕固疑非順所謀苟不審察其寃曷伸今得實矣即釋順還職併榮弟釋之

儆戒

○宣德三年十月戊戌大雪

上喜謂侍臣曰今年四方多言水旱生民艱食朕恒為憂惟冀

天地垂祐雨暘及時庶豐稔可望今冬初即見雪其來歲有秋之兆乎然欲昭格
天心朕當日加兢惕因賦雪詩以志不忘
○宣德五年八月己巳朔日當食陰雨不見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等以為即同不食請率群臣上表賀
上不許勑群臣曰古者人君所謹莫大於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能修德行政用賢去邪而後當食不食朕以菲德嗣承
祖宗大統政理未洽民生未遂上累三光祗懼惟甚可比於是歟傳不云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陰雨不見得非朕昧于省過而然歟況離明照四方陰雲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比之不食天可欺歟朕尚圖修省以仰荅天意尚賴爾群臣匡其不逮其止勿賀
○十二月庚辰朝罷
上示群臣喜雪之詩復賜賞雪宴盖久未雪至是大雪盈尺
上喜而成詩群臣遂進和章
上視閱視擇其有警戒語者別録而為之序其中有曰冬雪消毒沴殄遺蝗滋茂宿麥迨冬不雪民心則憂民之憂朕之憂也乃十二月己卯之夕大雪盈尺徧于遠迩民心以喜民之喜朕之喜也又曰古之明君未嘗因一事之順適而忘致警于其德其臣亦未嘗因一事之順

適而忘致警于其君唐虞三代皆然也又曰朕以凉薄之德嗣

祖宗大業為天下生民主恒懼不克負荷而所望于群臣戒警輔翼者惟日不足今是詩之副予所望者裁十一二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朕安得不表章之以朝夕自益哉

○宣德七年七月庚辰

上燕閒閱内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而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詞臣示之曰豳詩周公陳后稷公劉致王業之由與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鑑此朕愛斯圖為賦詩欲揭于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勵爾其書于圖之右

監成憲

○永樂八年春

太宗皇帝親征北虜命

上留守北京以尚書夏原吉賛輔時諸司政務填委且師行之際調度輓運事煩左右有言艱大者

上曰

祖宗悉有成法惟遵行之耳

○洪熙元年六月丁巳主事陳艮建言武職亦須考覈黜陟

上諭行在兵部臣曰軍職以功為秩次子孫承襲者試弓馬有罪者論功定議

祖宗成憲如此毋庸他言

○宣德元年五月甲午朔

上聽政罷御左順門語侍臣曰朕祗奉

祖宗成憲所以諸司事有疑碍而奏請者必命考舊典蓋

皇曾祖肇建國家

皇祖

皇考相承法制詳備況歷涉世務練達人情謀慮深遠子孫遵而行之猶恐未至世之作聰明亂舊章馴至敗亡往事多有可鑒古人云商周子孫能守先王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此誠確論

○宣德二年九月丙午

上語吏部尚書蹇義等曰昨四川龍州奏地連生番近遭攻刼蓋緣州治勢輕請陞為宣慰使司築城置軍鎮守庶幾民得安業已令卿等議今思之龍州開治歷年久矣生番接境自昔已然近日之事蓋因失於防慎若能覺察豈致疎虞且彼土人若有征調聚則為兵散則為民豈不自便今欲編集入伍蠻性未必樂從

祖宗建置已定惟當謹守彼蓋乘勢要求若使得志邊方小人必將倣效生事造端不可不慎今但須遵守舊章不必更議

○宣德三年四月丙寅

上朝罷謂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等曰朕近著一論

以曹參為說卿等試觀之論曰漢世賢相稱蕭何曹參何之相業著矣參惟守何之法以清靜寧民後世誚之以為不事事朕意不然嗣世之君當守祖法為輔相者固當清靜處之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參親見秦政紛更以亂天下又親見高祖立國之不易則以鎮靜輔嗣君固老成之士也觀其居齊用盖公清靜民自定之言及屬後相無擾獄市至為相務掩人細過擇謹厚長者為丞相史吏刻薄者輒斥去此其意固有在豈誠躭於酒而塊然不事者哉吾固曰參國之老成人也後世有老成如李沆相宋真宗務守祖法不變一切浮薄新進喜事之人不用君子論宋名相得大體者推李沆第一則亦參之心也有不為參者如王安石呂惠卿輩相神宗以獘天下之人其效可見矣嗟乎安石輩動引經誼述三代非參所能與也然國家用參未至乎病民參其未可深誚哉士奇等觀畢

上問曰卿等以為何如士奇等對曰此誠確論自古創業之君輔運之臣皆老于人情熟于世故立法垂憲至精至密子孫奉而行之足以為治若變亂紛更必致禍敗往事昭然可為明鑒

陛下所論非惟得參之心實萬世繼體圖治者所當取法

○六月戊申

上閱
皇明祖訓終卷顧謂侍臣曰自古創業難守成不易我
太祖皇帝起布衣與群雄並驅將二十年乃悉平僭亂奄
有中夏申明禮義之教而萬幾之暇復製
祖訓一編示法子孫蓋歷六年始克成書思慮之周防範
之密至矣備矣後世子孫但謹守
先訓每事遵用不敢違越豈有過舉哉侍臣對曰誠如
聖諭然以今日言之躬蹈當自
陛下始
上曰然亦賴卿等匡輔若一言一行或背
祖訓卿等須直言之書云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亦賢
臣以告其君者也卿等勉之

○宣德四年十二月癸未有建言洪武永樂中法制有當
改易以從宜者
上謂侍臣曰自古帝王創業垂統必有成憲以貽子孫子
孫能謹守之足以保天下若自作聰明或惑於小人而
變更之不免生禍亂如唐府兵其制頗近古後一變為
彍騎再變為方鎮遂使武夫悍卒得專方面唐遂以亡
宋賦役祖宗時皆有定制其後信用小人變為新法民
不勝其煩擾自是朝政反覆國事日非卒致夷虜之禍
是皆可監侍臣對曰子孫惟恭儉則能保守
上曰然亦須任老成人如宋任用李沆豈有改祖法之事

○宣德六年二月丁未陝西平涼衛指揮僉事哈剌苦出奏永樂中嘗選本土軍民北征師旋之日軍歸原伍民還原業今慮或有征調未經操習馬匹衣裝皆無素備請以原選之人免其遠差令之操習每月朔望點閱上謂行在兵部尚書許廓等曰太宗皇帝慮事周密其立法已定不可改更命悉如舊

論治道

○宣德元年正月癸丑

上退朝御左順門與侍臣論理之道上曰民為國本閭里小民或阽於飢寒或困於征徭或為豪強所抑豈能達之朝廷所賴良有司撫養存恤庶不至失所侍臣曰親民之職莫若守令必嚴選舉以副聖意

上曰人之賢否恒不易知必任之以事而後可見古帝王選任賢良三載考績三考黜陟蓋以此也然以今觀之九載而後黜陟籍使所任非人民受其弊多矣今在外有司從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考察貪婪不律者即糾舉之最為良法朝廷擇守令固為急務而御史按察司官尤宜擇人御史按察司官得人則守令賢否有不待于考績而後黜陟者矣

上又曰繼自今御史及按察司官考滿亦須以考察有司賢否為功績

○宣德二年十二月乙卯侍臣進講貞觀政要

上曰予嘗反覆是書謂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謂治國猶栽樹根本不搖則枝葉茂盛君道清靜則百姓安樂皆要語也

○宣德三年二月乙亥

上退朝御文華殿謂侍臣曰朕觀先王治民有本有末制田里以給衣食設學校以明教化不幸而有頑愚者然後刑之蓋非得已不然則無以安善良然觀肉刑亦過於慘侍臣曰古人用肉刑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至漢文帝除之自是人輕冒法

上曰古人教民之道周備故犯法者少後世教民之道不至故犯法者多未必係於肉刑之存否舜法有流宥金贖而四凶之罪止於流放竄殛可見當時被肉刑者必皆重罪況漢承秦弊挾書有律若槩用肉刑民受傷殘者多矣以不教之民而遽斷其肢體刻其肌膚亦所不忍隋唐以後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亦良法也又曰文帝除肉刑唐太宗觀明堂鍼灸圖禁鞭背皆後世仁政文帝培植漢之國脉太宗肇啟唐祚享國長久有以哉

○八月辛巳

上御武英殿問侍臣歷代戶口盛衰侍臣舉夏禹以來至高宗戶口盛衰之大槩以對

上曰戶口之盛衰足以見國家之治忽其盛也本於休養

生息其衰也必由土木兵戈觀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
繼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恃其富庶
而不知儆戒乎漢武末年乃知悔過煬帝遂以亡國玄
宗至於播遷皆足為世之大戒

○宣德五年三月戊午

上御武英殿偶與侍臣論漢以下創業諸君侍臣有言漢
高帝之大度有言唐太宗之英武有言宋太祖之仁厚
不相下者

上曰唐太宗宋太祖皆假借權力襲取天下唐太宗斷德
尤多漢高帝及我朝
太祖高皇帝起布衣光明正大可比而同然高帝除秦苛
政而禮文制度不脩我
太祖高皇帝剪除群雄革前元敝俗申明中國先王之教
尤為過之侍臣皆叩首以為至論

○七月己酉

上燕閒與侍臣論商得天下之道侍臣曰湯武順天應人
除暴安民功加于時德垂後裔所以天下歸之傳之子
孫歷世長久

上曰天命所歸蓋非偶然唐虞之時契敷五教百姓親睦
后稷教民稼穡天下享其利至湯放桀武王伐紂遂有
天下誠以先世功德在民篤生聖哲周集大命有不可
辭者于其子孫享國久亦惟仁義道德足以培植之也

○九月戊申有獻歷代紀年圖者

上覽既顧侍臣曰唐之後不五十年天下五易主生民之禍極矣周世宗英武觀其進取之畧制治之心足以平定天下而亦享年不永何也侍臣對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非人謀所及

上曰國家創業垂統貴有根本三代以下若漢高帝掃除秦苛以濟蒼生唐太宗革隋弊政以致太平其規模皆弘遠所以傳之子孫皆長久若後周之主稱兵為逆刼掠京城曾無匡濟之功家室先覆而世宗以養子繼之欲其宗祀長久得乎宋太祖陳橋之變一號令之間秋毫無犯拯生民於淪溺革叔季之兵禍子孫享國與漢唐同久者蓋有仁厚為之根本豈偶然哉

○宣德八年正月癸酉

上宴閒問侍臣王政所先侍臣對曰教養為先

上曰然先王法制猝難復後世惟重農抑末輕徭薄賦足以致富庶興舉學校惇崇孝悌足以立教化固不必盡合古制

○四月癸卯

上問侍臣曰唐虞何以為盛治侍臣對曰堯舜聖人以德為治所以盛也

上曰有其君亦貴有其臣使是時無禹稷契臯陶伯益堯舜能獨治乎元首股肱必相資也但當時君臣又皆互

相戒謹不敢有一毫自滿之心此其所以盛也萬世之
下論唐虞盛治當本諸此

○宣德九年三月癸巳

上與侍臣論兩晉侍臣曰晉武懲魏氏刻薄奢侈之弊欲
矯以仁儉及平吳之後頗事遊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
萬人外戚用事勢傾內外曾不一傳禍生閨闥馴至戎
羯之亂元帝繼統江左恭儉有餘明斷不足大業未復
禍亂內興明帝明敏有机斷故能誅剪兇臣惜其享年
不永成帝以後類為孱弱寄命於強臣奄奄百有餘年
亦為幸矣

上曰晉武以開創之主不為遠圖樹立失宜託付非才況
羌胡鮮卑雜處內郡而不能以時區處所以國禍方殷
而戎寇遽至東晉僅能立國逆臣接迹朝政陵夷而猶
延數世者亦有賢人為之用也又曰古先帝王維持天
下以禮教為本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禮樂教
化於是蕩然豈久安之道哉

大明宣宗章皇帝寶訓卷之一終